



## 沈从文与张兆和

# 四年情书换来半个字的电报

### 张家四姐妹

### 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

张兆和出身名门，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，父亲张翼庸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。在合肥老家，张家有万顷良田，光是收租就能收十万担。张翼庸担心久居合肥会让子女沾

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，遂举家搬迁到上海，尔后，又迁居到了苏州，从此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，成为苏州城里的“名门”。

张兆和还有三个姐妹，分别

是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的大姐元和，嫁给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，和嫁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四妹充和。张家的四朵姐妹花都是大家闺秀，相貌秀美、知书达理，而且精通昆

曲。小说《秋海棠》的作者秦瘦鹃曾说“张氏四兰，名闻兰苑”，文学家叶圣陶也说，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”。

1928年，上海，中国公学。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，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，说出一句话，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，他背过身，提笔在黑板上写：“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怕了。”学生们善意地笑了，宽容了他的惊惶。他便是沈从文。他是诗人徐志摩推荐来的，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了他。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行伍出身，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，却被聘为大学讲师，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。他唯一的凭借，便是才华。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，极其清秀美丽，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翼庸的三小姐，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。她便是张兆和。

### 张兆和简介

张兆和(1910年9月15日-2003年2月16日)，现代女作家。沈从文先生的妻子。1932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。毕业后任中学教师，1949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二部。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湖畔》、《从文家书》等。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、师大二附中教师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。

### 追求张兆和

### 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

张兆和与沈从文，一个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古城，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；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湘西山间，是曾参军，凭着一股热情闯入都会的清贫男子。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然而，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。

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，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，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。

他写道：“我曾做过可笑的

努力，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，等到别人崇拜我，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，我不是一个首领，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，但我却愿意做奴隶，献上自己的心，给我爱的人。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，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的话来代替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”

他还写道：“三三，莫生我的气，许我在梦里，用嘴吻你的脚。我的自卑，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，也近于

十分褻渎了你的美丽。”

在信中，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，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。

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到这种程度，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，他究竟是爱那个叫“三三”的姑娘，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“女神”幻影。

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，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，那些信，几

乎封封都能当做美文来读。这让人联想起了徐志摩，那个推荐沈从文来中国公学的诗人，他也曾写下无数诗句，那首《再别康桥》成了流传于世的名篇。他也像沈从文一样，将一颗心都融化在那些诗里，双手捧着敬献给他热恋的女神林徽因。

可是，他们都被拒绝了。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，他的信，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。

### 改变看法

### 他虽可爱，但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

1930年，沈从文离开上海，赴青岛大学任教，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。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，他的信也变得淡然静好起来。

“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，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。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，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。为着这

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，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。”

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，他不再寻死觅活，于是，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。

她在日记中写：“自己到如此地步，还处处为人着想，我虽不觉得他可爱，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。”

她想到沈从文居然守候了这么久，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，更何况，信写得那样好。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，她“顽固不爱”的心有了动摇。

如此一晃便是四年。

1933年暑假，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，回到苏州，沈从文

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。

从那以后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，四年的时光如水，“顽固爱着”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“顽固不爱”的“三三”的心。

### 半个字电报

### 四年情书终等来回信

沈从文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，并向兆和说：“如爸爸同意，就早点让我知道，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张父是极开明的人，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，曾说“儿女婚事，他们自理，与我无干”，所以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。

于是，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，只一个“允”字，既是她的名字，又表达了意思，被后人称作“半个字的电报”。

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，又拍了一封：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。”

1933年9月9日，沈从文与

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。

婚后，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，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，著名的《边城》就写在那段时间，小说中那“黑而俏丽”的翠翠，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，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，

皮肤微黑，在中国公学被叫做“黑凤”。

因为母亲生病，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。在路上，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，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。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，就是《湘行书简》。

### 婚后生活

1938年，沈从文离开了北京，去了西南联大任教，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，张兆和留在了北京。

分离的日子里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，她也依旧回着，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《飘零书简》，然而，《飘零书简》早已不复当年的《湘行书简》。

在张兆和的信里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，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，两个人都不善理财，家中没有多少积蓄，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，生活很困难，于是，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，“打肿了脸装胖子”，“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”。

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，他认为，张兆和有太多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，但总是“迁延游移”，故意错过，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，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，设法避开他。他甚至告诉张兆和：她“永远是一个自由人”。

面对困窘的生活，面对纷飞的战火，童话也褪了色，优美诗章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，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。

在《飘零书简》里，“三三”走下了神坛，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“女神”，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，拖着两个孩子，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，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。